



# 碎片儿

---

陈亚珍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 山西人民出版社

# 碎片儿

---

陈亚珍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 山西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碎片儿 / 陈亚珍著. — 太原 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 
2015. 9  
ISBN 978-7-203-09253-7

I. ①碎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  
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4790号

## 碎片儿

---

著 者: 陈亚珍  
责任编辑: 吕绘元  
装帧设计: 张静涵

---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  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 
邮 编: 030012  
发行营销: 0351—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(传真)  
天猫官网: <http://sxrmcbs.tmall.com> 电话: 0351-4922159  
E-mail: [sxskcb@163.com](mailto:sxskcb@163.com) 发行部  
[sxskcb@126.com](mailto:sxskcb@126.com) 总编室  
网 址: [www.sxskcb.com](http://www.sxskcb.com)

---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  
承 印 厂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---

开 本: 720mm×1010mm 1/16  
印 张: 21  
字 数: 321千字  
印 数: 1—5000册  
版 次: 2015年9月 第1版  
印 次: 2015年9月 第1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09253-7  
定 价: 38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# 目录

---

引言 /01

## 上 卷

第一部 消失在黄昏 /13

第二部 哭泣的山梁 /52

第三部 淌血的心灵 /121

## 下 卷

第一部 叩响命运之门 /187

第二部 灵与肉的厮杀 /223

第三部 沉重的翅膀 /268

## 引言

一坐上归途的汽车，我的眼睛立刻蒙上一层厚厚的雾，继而变成水，无止境地淌着，淌着……

“妈，我走了！”

“我走了！妈……”

我这样在心里反复跟母亲告别，但我没有回头，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目送我一会儿。

我提着硕大的提包出现在家门口，母亲并没有久别重逢的惊喜，只说：“你来了？”

我惊愕地瞥了母亲一眼，我来了？！母亲为什么不说我回来了。却说我来了呢？难道这不是我的家吗？

我坐在凳子上，母亲坐在床上，相对无言。我真想发自肺腑地喊一声妈，可我久已没有这样喊过，别口。

时钟在毫无内容的墙上有节奏而永无止境地嘀嗒，嘀嗒，时间在尴尬中一分一秒地延续：我一次又一次地涌动着要和母亲说些什么的欲望，可一次又

一次地被惶惑、怯懦、不安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我悲哀地想，也许我和母亲再也无话可说了？历史的长河已流过了数十载，岁月的风沙无情地磨出了历史的骨架；可深藏在心灵深处的那份感情创伤却未能愈合一丝一毫？我试图抬起头来仔细地看一看母亲，希望能以目光传递给母亲强烈的信息，我这次下了最大的决心回来，是要寻找失却了并且属于我的那份亲情！我催促着自己抬起头来，快点，再快点，看一眼母亲是很难的事吗？眼下我这颗全省耀眼的女企业家明星该是有足够的勇气了吧！然而，我的目光却脆弱无比，我几次、几十次地抬头欲看母亲，却终于是被母亲的威严、矜持、面无表情的神态折断、折碎，折得慌乱而不知所措。我奇怪，我居然不敢用坚定的目光直直地看母亲一眼。由此看来，我与母亲无法交流。

我的心血流如注了，怕就要呜咽。酸楚一次又一次地顶上我的眉骨，但我一次又一次地强忍着压下。我希望母亲能看我一眼，哪怕一分一秒一瞬间……我要夺回这块“营地”，我要拥有这份属于我的天然的亲情，我必须战胜心理上的障碍再打一次仗！不错，我一生都在打仗：生存仗、思想仗、感情仗，一次又一次的“战争”使我走向了成熟，但成熟并不等于不需要“营地”，不需要亲情，相反，需要得更强烈。有人说，拥有了金钱便拥有了一切，可我拥有了名誉、地位、金钱，但却没有亲情，我不甘心，我永远不甘心！我猛地抬起头来注视着母亲，母亲有所察觉，有些局促不安，似乎也想说些什么，却欲言又止。

母亲依然端庄娴淑，五十多岁头发就全白了，白得很美很宁静。母亲属于那种凄楚典雅的老妇人，看上去依然惊世骇俗。我的心跳加快了，热血直往头上涌，我就要冲破岁月的厚壁，跨越一切障碍投入母亲的怀抱，永远永远地融入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夙愿！当我鼓足劲儿就要投入时，却又被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拽住了，一声脆生生的童音：“姥娘我回来了——”

“回来了”三个字重重地敲击着我的心。

我和母亲同时寻声望去，一个打扮得花蝴蝶似的小女孩站在门前，小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我，白里透红的脸蛋像春天盛开的桃花瓣鲜活鲜活地招人爱。我正看得出神，接踵而至的是姐姐。姐姐笑盈盈的脸，一见我，先是微微一怔，

随之笑意倏然消失……

我全身的热量顿时降到冰点，好似一股冷风扑面而来。

母亲一见小女孩似乎是终于找到了解脱的机会，兴冲冲地迎上去连声说：“回来了，回来了。”俯下身在小女孩脸上亲了又亲。

姐姐对母亲的举动大概习以为常，并未有丝毫的感动。

冰女人似的母亲一时间变得有血有肉有感情了。我痛苦地别过脸去，心里充满了嫉妒。

姐姐还是那么孤傲不凡，一双眼睛给人以灵活、尖刻、富有穿透力的感觉。大概她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这双眼睛里，那双又黑又深的眼睛使你永远也看不透她深藏在眼底里复杂的内涵，那神态永远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统帅欲。这种力量来自于她的天性，来自于她的习惯。她易怒，爱闹脾气，独断专行，唯我独尊。这是她小时候给我留下的印象。但她仗义、坚定，具有顽强的个性，对自己认准的事，总会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去做。

她目光僵硬地盯着我：“二妹来了？这次敢不敢多住几天？”边说边朝外望望：“呀，你一来爸就杀鸡，要不要咱也沾点光？”

“敢不敢”就这样一带而过，但说得剜心刺肺。横在我大脑里的那根神经又一次断裂似的疼痛。“你一来爸就杀鸡！”这话对我来说是多么辛辣的讽刺。看来我就没有资格享受一次父女之间的天伦之乐？我咧咧嘴苦笑，无言。

姐姐对我履行了她独特的“礼节”之后，进得门来和母亲攀谈着无关紧要的家常话，谈得自然、和谐。但是，只要你用心体察，这和谐中回避着一种时时可能出现的尴尬，而这种尴尬恰恰是因了我在其间！因此，我更加无所适从。

小女孩不住地看我，那眼睛和姐姐的一样厉害，竟使我莫名其妙地慌乱起来。我奇怪，在这个家我居然怯懦得无法对付一个孩子的目光。

孩子偏着头好奇地问：“你是谁？我该怎么称呼你？”

我心一动，孩子的问话给了我无限的亲切感。我说：“我是二姨，你就叫我二姨吧。”

孩子依然不住地打量着我：“二姨？”小眼睛骨碌碌一转：“那你就是

我妈的二妹？可我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你，也没有听别人说起过你呀？不过，我有三姨、四姨，中间就是缺了个二姨。这些年你在哪里，你为什么不回来看看我们呀？”

我的心立刻如潮水般汹涌翻腾，眼泪如决堤的洪水滚滚而来，攒了十多年的泪水，竟是被一个无知的孩子不经意将“堤坝”一脚踹开，长流不止……

孩子紧追不舍，惊愕地盯着我：“你哭啦，是我说错话了吗？你很伤心是吗？”

我拼命压抑着泪水使劲地摇摇头：“没有，不是。”

孩子执拗地：“那你为什么哭？”我想，凡是爱哭的人总是最伤心的。

我不能回答孩子的问题，我泣不成声了。

母亲和姐姐停止攀谈看看我，面有难色。

姐姐将女儿拉过去：“你怎么这么多嘴，不该问的不要乱问。”

孩子不屈不挠地辩解：“妈，客人来了应该先跟客人说话，这是你教我的。可你和姥姥只管说话不理二姨，是你们不礼貌惹哭了二姨，还怪我多嘴？”

姐姐和母亲对视一眼，然后看看我，神色有些尴尬。

我尽量装傻，却终于是没有装像。

窗外响起老母鸡临终前绝望的尖叫，有力的翅膀扑棱棱地拼命挣扎着争取最后生存的权利，然而终是被残酷的屠刀宰断喉管静下来。我禁不住朝窗外望去，肥嘟嘟的老母鸡早已两腿一挺倒在血泊中。父亲的手上沾满血迹，神色中满含着征服后的快意。我知道这是父亲为了女儿做出了这种残酷的决定。顾此总是要失彼的。望着老母鸡我不能不想到它一生的沧桑，当它终于脱壳离开母体的时候，它是带着怎样的天真面对这个世界的，它将自己交给了岁月，它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一生的心血付出，许是生了许许多多的蛋吧，养肥了别人，消耗了自己，末了还要死在主人的屠刀下，没有人为它讨个公道，没有谁对它产生丝毫的同情。临终前的嘶叫该是它之所以为“鸡生”的悲哀和哭泣？它是不是很孤独？它是不是在找母亲？我的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……

父亲提了一壶滚烫的开水将老母鸡放在盆子里褪毛。小弟摇晃着脑袋，吹着口哨走进院里，故弄玄虚地惊叫：“爸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居然把你苦心



经营的老母鸡给杀了，怎么舍得？”

父亲闷闷地回说：“你二姐来了，杀个鸡油嘴滑舌啥！”

三妹、四妹相继而来，听了父亲的话，三个人对视一眼进了屋，大家对我的突如其来分明都有些吃惊。每个人都意外地盯着我：“二姐来了？”

我强作笑脸一一应是，可我却无法掩饰内心的凄凉。是的，大家都说我“来了”，却并不加个“回”字，莫不是我过于细心而大家过于疏忽大意吧？

三妹身段窈窕，打扮入时，神态中透着一种对谁都不屑一顾的态度。那种冷漠是她独有的气质。她从不关心别人的事，只要不危害她的利益就行。她善于享受，这是她的习性。看得出她并没有更高的人生追求，随遇而安。

四妹是个很腼腆的人，她性情温和善良，为人诚实厚道。她是个永远受人尊重的人。她从不惹是生非，从不争风吃醋。她愿意用双手把欢乐捧送给别人，将痛苦留给自己。她常常在竞争的关键时刻默默地退出“舞台”，做一个无关紧要的“观众”。不知她现在或将来会不会勇敢地去做一个“演员”。她最大的优点是不得罪人。如果两条路线、两个阶级重新划分的话，她一定是个中间分子。

小弟鼓起眼睛戏谑道：“嗨，二姐可真洋气，牛仔裤，宽松服，看上去风流潇洒，满有点大家风度，想不到乡巴佬也……”

姐姐不动声色地拧了小弟一把，小弟吐吐舌头收住口。这个小小的动作被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姐姐和小弟最大的不同是：一个含而不露，一个单刀直入。

小弟得了姐姐的暗示忙改口：“听说二姐如今是女企业家，是新潮流服装公司的总裁，没想到二姐竟也会成了咱们家的一个人物。唉！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如今这年头，是大哥哭，二哥笑，知识分子坐了轿。我说‘农二哥’可不可以慷慨一次救济一下‘工大哥’小弟我，也办个公司什么的过过瘾？”

三妹埋头擦皮鞋，突然扑哧地笑了：“你一贯要求别人救济，可我怎么从不见你有办公的动机？”

小弟不以为然地瞥一眼三妹：“你还有资格说这话呀，我的救济簿上没你的名字。其结构大体是这样：大姐是不要也给，二姐可能是要就给，四姐

是逼逼就给，三姐是打死骂死也不给……”

小外甥女凑上去：“舅舅，我还救济过你两毛钱。”

“去——两毛钱还提。”

全家都乐了。

我终于找到了参与的机会：“小弟，办公司是件好事，二姐当然要帮助，不过，你搞什么项目？需要多少资金？”我说这话的时候，从容自如，胸有成竹，骤然间找回了自我，尊严接踵而至。一种过来人的味道。

小弟眉宇一挑，被我问得张口结舌。随即伸开一巴掌，言明是五万，却被姐姐狠狠地瞪了一眼压了下去。意思很明白，你有这么多姐姐还求人家，不嫌寒酸。可姐姐笑着说：“别瞎起哄了，男子汉大丈夫没点骨气，也不怕妈在一旁听着心寒。你要能发财，当初也早不在这个家了。看你二姐人家多有志气……”

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声来。这就是姐姐伤人的绝技。她历来是不动声色却能触疼你心灵深处最隐秘的地方。

我知道我不能为离家出走辩解，得忍着，得权当什么也听不出来。有了这点短处，姐姐是不会允许我有什么尊严所在的，得要我永远存着卑微的心态。她就是这么执着。

小弟不敢再提要钱的事。他听出了姐姐的意思，仿佛发财的人都不正道，何况是我？

在场的人都僵住了，不再有人言语。为了打破僵局，我从旅行袋里掏出礼物，分别送给每一个人。父母为长辈先送，二百四十元一米的高级毛料各一身；姐妹们分别是一套羊毛编织套裙；小弟是一双二百块钱的流行皮鞋。大家拿到手立刻哗然，高兴得不住地咂舌。

三妹容光焕发，终于从冷冷的面孔上涌起了一缕暖意：“不错，二姐不愧是服装经理，真会买东西。”

四妹看看姐姐，看看我，神色有些局促不安，看来她从不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。我用目光鼓励她接受，四妹显出十分感动的样子接受了。

小弟跷起脚欣赏地打量着：“就是不错，名牌皮鞋我还是第一次穿，让

二姐破费了，不好意思。”

一时间屋里弥漫着暖融融的气氛，大家以我为中心，欣赏和评论着各自的礼物，并投给我感激的目光。我终于从深深的遗弃状态中摆脱出来，第一次感受到了亲情的和谐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情感。我为自己给全家带来的愉快而满足。同时悟出一个道理，钱能买到自尊！

然而，姐姐一动不动。见弟妹们那番兴致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好似在忍受着奇耻大辱。

母亲脸上平和了许多，她的目光一会儿被三妹引了去，一会儿又被小弟牵了去，似乎在感受着天伦之乐的真正意蕴。看得出母亲内心是满足的。

父亲忙着杀鸡，我没把礼物送到他手里。想他不会拒绝吧？

外甥女倚在姐姐膝下，嘴里嘟着指头，一双好奇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一下子提醒了我最大的失误。我忙从衣袋里掏出两张百元票子递过去：“叫二姨，拿着，让妈妈给你买新衣服。”孩子睁大眼睛看着母亲，手却伸了过来。

“晶晶——谁让你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？不像话！”姐姐厉声喝道。

晶晶猛地缩回手，吓得哇地哭了。

我的手停在半空中，进退两难。我心里被“别人”两个字重重地敲击着，刚刚获得的那份慰藉、那份感动，顿然消失，好似刚刚牵在手中的风筝突然断了线。

姐姐站起来，神态冷峻，更有居高临下之势，但柔声细气，脸上甚至还带着浅浅的笑容：“二妹，我知道你有钱，甚至很有钱，钱能使你满身生辉，但是，钱不可能洗去你心中的污垢，钱不可能弥补你对这个家庭造成的伤害，钱更不可能收买亲情！对不起，孩子还小，我不希望她从小就在亲情之间染上铜臭！”说完借故撵掇着弟妹们出去了。

我的心布上了乌云样的灰色，手中的钱翩翩飘落，我怔怔地僵在一边，半天找不到一点意识。

母亲痛苦地喊了一声姐姐的名字，后又坐下。

姐姐的声音传进来：“没有长脑袋是不是？一个个那样子，就要穷死了，有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？”

嗡的一声，我如当头挨了一棒，终于是被这一闷棍敲出了些意识。我即刻闭上眼睛，力求不使那个咸涩的东西冲出眼帘。

我的心仿佛被人血淋淋地宰割下来。

果然，弟妹们不情愿地把礼物又送还给我，默然地散开去。

四妹同情地看了我一眼，无奈。

姐姐履行了她的特权，傲慢地翘起下巴：“二妹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东西实在太昂贵，我们要不起。”

一股热血冲上头顶，我猛地站起来。我同样翘起下巴，姿态绝不亚于姐姐的傲慢，这是岁月教给我的！我一字一顿地回敬道：“我很明白你的意思，姐姐，你接受不起的不是礼物，而是属于我的那份亲情！想不到你的这种傲慢与偏见一直统治着这个家庭，支配着弟妹们的意志。你不觉得太霸道了吗？说得透彻一些，你嫉妒我了，是我给弟妹们所带来的那点欢乐，而你却不能。眼下乡下人比城里人强这已成事实，你心理不平衡了吗？是的，你希望你永远是核心，所有的人都必须围着你一个人转。因此，我给家里带来的那点欢乐你都不允许。我知道对于我这次回家你没有任何思想准备，可我却整整准备了十年，你明白吗？凭什么所有的不幸都该由我来承受！我是有了些钱，但不是为了收买亲情，是因为我有了这个能力慰藉我的亲人。我并非有损人之心，这不是我的为人，姐姐。你把我看得太庸俗、太猥琐、太卑下了。你不要以为我没有道义、没有良知、没有感情。我有，我比你更强烈！可是，是谁把这份感情毁了的，是我吗？我愿意吗？岁月难道就没有告诉你些什么？告诉你，我这次回来不是乞求谁，是因为这也是我的家！我同样是父母体内血液的支流，我一样都不比你少，我们是平等的！我还要告诉你，你们比我优越是因为你们乘了父母的树荫，乘父母的树荫荣耀的人才可怜！你说得不错，我是有志气，我没有资格接受任何人的资助这是你的本意。可我就是靠自己的硬拼硬闯，受到了社会和许多人的尊敬。这你没有料到吧？对不起，我冒犯你了，姐姐。既然你不允许大家接受我的这份心愿，我也不能强加，谢谢你的直率！”

我说得很快，容不得任何人插嘴，但我看得出来大家都惊呆了。我信了，人的语言就是力量！过去我曾受着怎样的嘲笑和鄙视啊，但我都强迫自己咽下

去。有人说，当一个人在最需要关心、最需要爱的时候失去了这个机会，那么他一生都会去追逐这份感情。是的，迄今为止我整整追了半生。任何昂贵的东西，只要你想要就终归有一天能得到，唯独情感这东西例外。这也许就是我此时此刻所悟出的道理。

望着我曾经抱着无限的幻想，为久别的亲人所挑选的每一份礼物，我万念俱灰。曾经在多少个不眠的夜晚，设计着与亲人相聚的每个情节，都彻底的粉碎了。

太阳在云层里穿进穿出，苍白无力。秋风猎猎地撕咬着东墙边那棵嫩梨树。嫩梨叶经不住最后的残酷扫荡，在茎条断裂的刹那，不甘于最后的沉没，它呼啸着，怒吼着，呜咽着腾空而起，释放出最后的愤怒。在空中几经翻飞，终于沉没在大地上，飘零在不可知的地方。

我的心亦如落叶的惨然，但我并没有它最后的灿烂。它的凋零是自然的轮回，它的拼杀是昭示它去做冬天的美梦，养精蓄锐，伺待春天一到，便以更强烈的生命力呈献给大地，而我却是一份心愿彻底毁灭。

我觉得很冷，通里彻外地冷，心里空空荡荡，一切都仿佛静止了。我的眼睛不再流泪，心不再滴血。爱没有了，恨没有了，剩下的只是冷。我慢慢地一件一件地将所有的礼品扔到院里。大家困惑地望着我。母亲站起来，却被姐姐一把拉住。

父亲手提着白条鸡望着这一切。

我旁若无人，坚定地擦着一根火柴点燃了所有的礼品。礼品先是无奈地冒着黑烟，一缕轻风吹过，火苗呼地蹿了起来，舞蹈着许许多多的往事、伤痛和心酸……

一切都同归于灰烬！

父亲扔下手中的鸡，愤怒地：“怎么了，这是怎么了……”

母亲并未料到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，神色痛苦而矛盾，她用眼睛不住地看姐姐，不知是责备，还是求援。

姐姐如一尊冰冷的雕塑，眼睛一眨不眨，但她额头上的青筋暴突。看来，她对我的冒犯始料不及。

烟雾在空中弥漫开来，一股胶臭味四处蔓延，竟也惊动了许多看客。

在嘈杂的人声中，我走完了寻找亲情的历程。那铺天盖地的烟雾亦如蒙在我心灵深处的黑布，永无开启之日。那渴望亲情回归的信念在这烟雾中彻底坍塌，我逐一扫视了全家成员，对弟妹们绝对地服从，我从来都怀着一种嘲笑，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的人是何等可悲！而统治他们的居然是个姐姐。我鼻孔一哼，头也不回地冲出院外……

汽车风驰电掣地把我带向离母亲越来越远的方向，白杨树在窗外迅速飞过，阳光在树的枝杈间闪闪烁烁，望着苍茫的原野，我的心疯狂地呼唤：

“妈——”

“妈——”

泪雨倾注，述说着人生之苦……

“妈，请听我的诉说——”

# 上卷

站在母亲温润的子宫口，

我惘然……





## 第一部 消失在黄昏

### 一

女人，苦难的象征！这是千古遗传。

从我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，就带着深深的悲剧意识来到了人间。

人都说，结婚要选良辰吉日，我却说，一个人诞生才最该择个吉日良辰，而我没选，父母也欠责任感，于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，我出生在钢铁世界，这年月有人极精辟地总结了三个字叫“大跃进”。

据说父亲当时是沪平城的县长，母亲是服装厂的车间主任。一对夫妻，两个党员。在那个时代，群众“小跃”，党员就得“大跃”；群众“大跃”，党员就得“特跃”。“跃”来“跃”去，“跃”得不食人间烟火了，连普通父母的感情都给“跃”没了。

就在这“感情枯竭”的时刻，我不知怎么就鬼鬼祟祟地“跃”进母亲的肚子里和她同“跃”。据母亲口述，怀我的时候九个月不能吃饭，吃一点吐两点，吐不出饭来就吐血，这就极严重地影响着大跃进。父亲于是烦乱、焦躁，